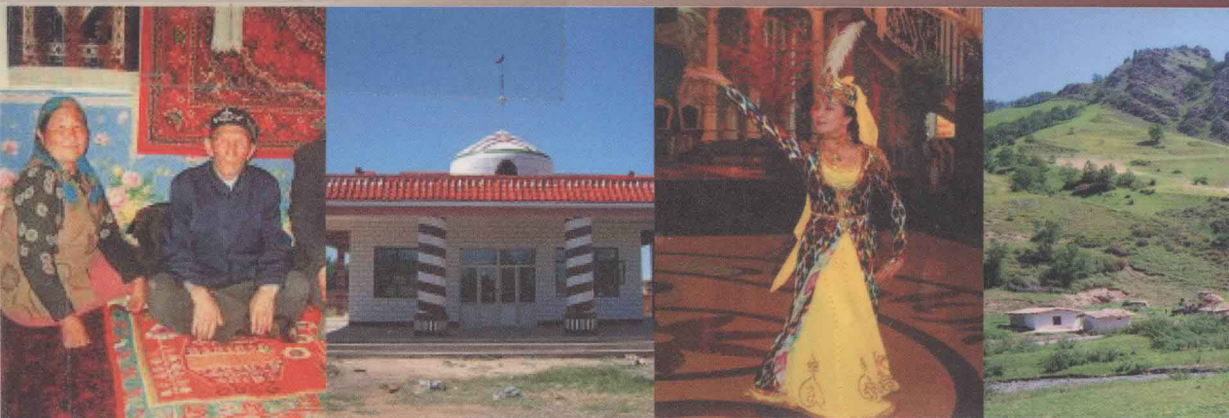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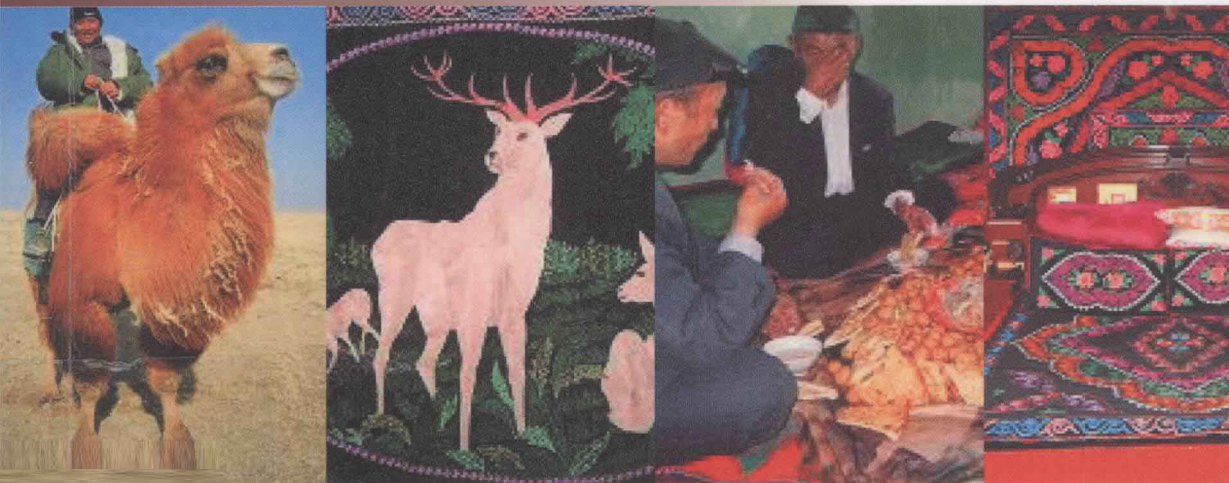
游牧：流动与变迁

新疆木垒县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的人类学考察

YOU MU LIU DONG YU BIAN QIAN

XINJIANG MULEIXIAN WUZIBIEKEZU YOU MUSHEHUI DE RENLEIXUE KAOCHA

解志伟◎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河南工程学院博士基金支持 ·



游牧：流动与变迁

新疆木垒县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的人类学考察

YOU MU LIU DONG YU BIAN QIAN

XINJIANG MULEIXIAN WUZIBIEKEZU YOU MUSHEHUI DE RENLEIXUE KAOCHA

解志伟◎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本书对新疆木垒县乌孜别克族的游牧社会生活从历史到当下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并对乌孜别克族的社会文化生活及其变迁特点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解读,这是本书的一个亮点。最后作者对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和发展乌孜别克族传统游牧文化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探索了保护和发展游牧文化遗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本。

责任编辑:马 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牧:流动与变迁——新疆木垒县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的
人类学考察/解志伟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130-1196-9

I. ①游… II. ①解… III. ①乌孜别克族—民族文化
—研究—木垒县 IV. ①K283.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7552 号

游牧:流动与变迁

新疆木垒县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的人类学考察
解志伟 著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 <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40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字 数: 255 千字

ISBN 978-7-5130-1196-9/K · 118 (4071)

邮 编: 100088

邮 箱: bjb@cnipr.com

传 真: 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 horsearmy938@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 16.75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新疆木垒县大南沟乌孜别克民族乡东沟村（局部）^❶



新疆木垒县大南沟乌孜别克民族乡政府驻地阿克喀巴克村至木垒县城的城乡公路

❶ 本书所用图片除注明出处和拍摄者的之外都为作者在木垒县所拍摄。

序

我国的乌孜别克族共有 1.4 万多人，主要居住在北疆的伊宁、塔城和乌鲁木齐以及南疆的喀什、莎车和叶城。其中，70% 在北疆，以伊宁市最多。30% 在南疆，以莎车最多。南疆的乌孜别克族以商业为主，北疆的乌孜别克族以牧业为主。

乌孜别克族不仅是人口较少的民族，还是散杂居的民族，分布分散，没有本民族集中聚居的县以上级别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因而，乌孜别克族的传承传统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困难度格外突出。2006 年，国务院公布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于各种原因，有 10 个人口较少的民族榜上无名，其中包括乌孜别克族。

正是在这一年，解志伟来到中央民族大学，从我攻读博士学位。由于此前他有过在新疆的工作经历，在新疆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有较好的功底，对于新疆民族怀有深厚的情感，因而，他选择了以乌孜别克族社会历史文化为研究课题。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完成了《新疆木垒县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研究成果获得了答辩委员会一致好评。《答辩委员会评语》写道：

《新疆木垒县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文化变迁研究》选题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乌孜别克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本文选择新疆木垒县大南沟乌孜别克民族乡为典型社区，运用民族学文化变迁理论，通过对传统游牧文化变迁的探讨，发掘蕴涵的文化遗产。这是一篇对乌孜别克族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的著作，有开拓意义。该文对木垒大南沟乌孜别克游牧文化，特别是对于转场过程的详细描述及意义分析比较深入，论述转场是游牧社会生活的标志性事件，没有转场就没有游牧；乌孜别克族的游牧生活是传统中的流

动，定居并没有终止流动，它带来了新的流动，这种新的流动是跨越文化边界的流动，颇具创新性。文中提出通过建设文化生态区，发展体验旅游，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值得肯定。

《游牧：流动与变迁——新疆木垒县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的人类学考察》是解志伟博士在学位论文基础上，经过认真修订完成的。

“游牧民族在流动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乌孜别克族传统游牧生活已发生了剧烈的现代转型。深入细致地探讨木垒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文化变迁的特点，是本书一个亮点。

传统文化不是每个民族的全部文化，而是各民族中有历史流传下来的那部分文化，即人们所说的“固有文化”。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精神。传统文化包含着有形的物质文化，但更多体现在无形的精神文化方面，在价值观、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特征、审美兴趣等方面表现得尤为鲜明。进入现代社会后，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积淀仍在各民族中不同程度地保留着。传统文化负载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聚拢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生命在现实社会中的延续。这种传统文化，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现实性。所谓历史性，是指这部分文化是经过长时间形成并传承下来的；所谓现实性，是指这部分文化在现实生活中被继承，仍具有生命力，是一种“活”文化。传统文化转型与重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之路。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许多少数民族都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两难选择：一方面渴求经济上高速发展，尽快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又希望长久保留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担忧以至恐惧传统文化很快消失。这个问题在人口较少民族中尤为突出。

乌孜别克族在传统文化面对现代转型的势不可当的大潮中，如何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传承保护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真思考、探索这一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紧迫的现实意义的问题，是本书另一个亮点。作者写道：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息的家园，“非遗”是这一家园的灵魂，也是凝聚一个民族的重要符号。“发现”乌孜别克族的文化传统，推动乌孜别克族非遗代表

作名录的申报与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民族平等、文化多样性和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社会主流话语，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缺少任何一个民族都与上述话语不一致，这样看来，加强对乌兹别克族展开调查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的后半部分从文化学的角度对木垒乌孜别克族游牧民的衣食住行、婚姻家庭、人生礼仪、民间传承、科技工艺、宗教信仰和节日等文化现象及其变迁进行了分类论述，在结论部分分析了乌孜别克族社会文化变迁及其当代社会文化的一些特点、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保护的问题。关于变迁，本书认为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变迁所呈现的结果是文化的碎片化；关于文化，本书认为木垒乌孜别克族游牧文化具有原生性、濒危性、真实性和地域性等特点；关于文化传统的发展与保护，笔者提出建设游牧文化生态保护区、开发乌孜别克族游牧文化资源发展体验旅游既可以促进游牧社会的经济发展，又可以加强他们传统文化的保护。

令人欣慰的是，解志伟博士完成这一课题时，乌兹别克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2008年，乌孜别克族民歌《埃希来》和《叶来》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申报的“诺茹孜节”（纳吾孜节）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诺茹孜节”（纳吾孜节）是乌孜别克族和维吾尔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共有的传统节日，表现出鲜明的“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点。所谓文化间性，就是“交互性”，也就是文化的相互影响、吸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间性”，展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性。我们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不仅要注意保护“文化多样性”，也要注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间性”，以利于维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利于各民族和谐共处和民族团结。“加大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是《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12年2月15日）》中提出的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一项重大任务。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如何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所有少数民族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面临的共性问题，本书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富有启迪、可资借鉴的样本，很值得一读。

志伟的著作即将付梓，令人高兴。望志伟博士继续努力耕耘，早出新篇。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祁庆富

2012年3月23日

前 言

游牧是一种流动的生活，游牧民的社会生活在流动中不断向前推进，游牧民族在流动中生成、发展、解组、重构，甚至是沙沉史海。游牧史是一幅多彩的画卷，在这幅画卷上，每个民族都是一束灿烂艳丽的花簇；游牧史又是一台波澜壮阔的武戏，台上有时是万马奔腾、刀光剑影，有时又是歌舞升平、祥和温馨。乌兹（孜）别克族是历史舞台上的新秀，她在游牧中诞生，在流动中变迁。宽广辽阔的俄罗斯草原孕育了这一民族，中亚温润的河水滋润了她，瀚海的风沙磨砺了她，她凝聚了从俄罗斯高原到中亚山地和草场的诸多群体，最后发展为一个现代民族。乌兹（孜）别克族的血管里流淌着亚欧大陆许多古代游牧民族的血液，游牧这一生活方式在乌兹（孜）别克族中经久未绝。明代以降，不断有乌兹别克商人来到中国，在北疆他们开始和哈萨克民族辗转在天山和阿勒泰山之间流动放牧，时至今日，新疆木垒县大南沟的乌孜别克族还在从事游牧业生产，游牧业是他们的传统生计方式，在这一传统生活方式中他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游牧文化。游牧是与自然最贴近的一种生活方式，北疆乌孜别克族的传统文化是通过长期的游牧生活积淀而成，游牧民传统文化具有典型的原生性，蕴涵着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的内涵。

游牧创造了草原的历史，流动积淀了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历史的长河中，游牧民族在流动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人类留下了无数瑰丽的珍宝——文化遗产。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都是社会变迁的产物，“传统”通过与“现代”的对比而表现出来。现代化的风暴已经席卷全球，传统在现代化的浪潮中风雨飘摇，现代化是非西方社会从地方族群到国家民族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乌孜别克族社会也面临着现代化问题。国家在现代化浪潮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往往通过业已建构的行政系统，借助地方政府的力量，向基层社会

输入现代性。新疆所推行的游牧民定居工程也是国家推行现代性的一个表征，这一工程改善了乌孜别克族的经济生活条件，但这也改变了他们几百年来的游牧生计传统，他们的游牧传统文化随着定居而渐行渐远。定居并非固化了流动，定居带来的是打破游牧传统的新的流动，这种新的流动是突破游牧社区边界、突破游牧社会生活方式的流动：很多游牧民踏上了新征程，他们开始离开祖祖辈辈跃马扬鞭恣意驰骋的草原，在现代城市里徜徉，在荒漠与城市之间流动，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处徘徊，在工业文明创造的奇迹间穿行。

我国共有 56 个民族，每个民族都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每个民族都为中华文明的宝库增添了无数的瑰宝。每个民族无一不在历史中创造了无数奇迹，这些奇迹大多已经成为文化遗产，今天成为我们保护的對象。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体现了人类社会对自己创造的文明的一种尊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意义更深一层，它体现了人类对不同文明形式价值的认同。国家开展非遗保护以来，每个民族都有国家级非遗项目。中亚乌兹别克族原出身于游牧业，他们主要的族源是蒙古族，游牧是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后来，乌孜别克族从中亚迁入新疆，此后遍布天山南北。在北疆，他们驰骋在天山和阿勒泰山之间，在广阔的草原上放羊牧马。一个在俄罗斯草原和中亚草原度过了几个世纪的民族，在国家级第一批非遗代表作名录中它却是少数几个榜上无名的少数民族之一。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息的家园，“非遗”是这一家园的灵魂，也是凝聚一个民族的重要符号。“发现”乌孜别克族的文化传统，推动乌孜别克族非遗代表作名录的申报与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民族平等、文化多样性和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社会主流话语，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缺少任何一个民族都与主流话语不一致，这样看来，加强对乌兹别克族展开调查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有关木垒游牧社会文化生活和转场过程的详细描述及意义分析可以说具有创新意义，因为学术领域鲜有对木垒乌孜别克族游牧民族四季牧场的分布及变化、转场牧道的变更、不同时空坐落上的牧民社会生活进行系统的研究。转场是游牧社会生活的标志性文化事项，它是游牧社会最重要的标志，没有转

场就没有游牧。木垒乌孜别克族根据畜牧的需要将三地不同自然空间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季牧场，通过转场他们将这些空间纳入他们的游牧生活中，他们的生产、生活内容因时因地而异。转场是人与文化调适的一种手段，是游牧社会在时空上有序地流动，游牧社会是流动的社区。

本书主要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的丰富材料，结合相关研究文献对木垒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生活文化变迁进行了系统的描述。本书前半部分以乌孜别克族的历史及其游牧生活为中心，首先论述了游牧业与转场的起源和乌孜别克族的民族形成过程，分析了游牧业在乌孜别克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意义，随后讲述了木垒大南沟乌孜别克族的家族史和转场史，并且对他们的转场历史加以分期进行论述。木垒乌孜别克族自其祖先进入中国时就开始了他们的本土化与国民化过程，这一过程贯穿了他们的游牧转场史。乌孜别克族社会文化变迁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民族也是建构的组织，国家在建构这一少数民族的同时，乌孜别克族也在发挥主体的能动性，不断将自己建构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成为他们增强内部凝聚力的一种手段。

本书的后半部分从文化学的角度对木垒乌孜别克族游牧民的衣食住行、婚姻家庭、人生礼仪、民间传承、科技工艺、宗教信仰和节日等文化现象及其变迁进行了分类论述，在结论部分分析了乌孜别克族社会文化变迁及其当代社会文化的一些特点、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保护的问题。关于变迁，本书认为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变迁所呈现的结果是文化的碎片化；关于文化，本书认为木垒乌孜别克族游牧文化具有原生性、濒危性、真实性和地域性等特点；关于文化传统的发展与保护，笔者提出建设游牧文化生态保护区、开发乌孜别克族游牧文化资源发展体验旅游既可以促进游牧社会的经济发展，又可以加强他们传统文化的保护。

目 录

绪论	1
一、流动的田野：游牧社区的调查	1
二、游牧的乌孜别克族：本书的研究对象与主题	5
三、游牧的相关研究	7
四、本书的主要结构	25
第一章 游牧与流动：乌兹别克族的民族过程	27
第一节 游牧业与转场的起源	27
第二节 流动中的民族过程：乌兹别克族的族源、兴起与发展	33
一、乌兹别克族形成之前中亚的族群与部落	33
二、乌兹别克汗	36
三、昔班家族与乌兹别克汗国	38
第三节 乌兹别克族的伊斯兰化	41
一、伊斯兰化之前的宗教传播	41
二、中亚及乌兹别克族的伊斯兰化	44
第四节 游牧业在乌兹别克族民族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46
第五节 乌兹别克族在国内外的分布情况	52
一、国外分布	52
二、国内分布	53

第二章 嵌入与生成：乌孜别克族的建构过程	54
第一节 嵌入式社会组织	54
第二节 本土社会系统	55
一、木垒	55
二、大南沟乌孜别克民族乡	57
第三节 嵌入：乌孜别克族的游牧史	58
一、波拉提哈吉部落	59
二、哈扎合拜部落	61
三、吐尔逊巴克部落	68
四、霍加部落和热苏勒部落	70
第四节 嵌入式社会组织的生成：乌孜别克族的本土化过程	70
一、经济活动的嵌入与变迁	72
二、空间的嵌入	75
三、嵌入式社会组织的本土化	82
第五节 游牧：转场，转场，再转场	91
一、抵达木垒之前的游牧转场（—1892年前后）	94
二、抵达木垒到新中国成立时的转场 （1892年前后—1949年10月）	99
三、从新中国成立到集体化开始时期的转场 （1949年10月—1958年）	102
四、集体时代的转场（1958—1984年）	104
五、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转场（1984年至今）	111
第六节 嵌入式的游牧组织：乌孜别克族阿吾勒	115
第三章 游牧：乌孜别克族的社会生活	126
第一节 乌孜别克族转场的时间与空间设置	126
第二节 转场牧道上的生活	130

第三节 四季牧场的生活	138
一、夏季牧场	138
二、秋季牧场	142
三、冬季牧场	143
四、春季牧场	145
第四节 游牧转场：从现象到本质	148
一、转场是游牧经济文化类型特有的现象	148
二、转场是人类文化与环境的调适	151
三、转场是时空上有序的流动	153
四、转场是在空间上封闭的、时间上周期性往返的流动	155
五、转场与游牧：社区的流动与流动的社区	157
第四章 嵌入式社会组织的解组：乌孜别克族社会文化变迁	159
第一节 衣食住行方面的生活文化	160
一、服饰	160
二、饮食	170
三、居所	176
四、交通运输	182
第二节 婚姻家庭和人生礼仪文化	187
一、通婚规则	187
二、婚姻中的仪式	190
三、家庭	195
四、其他人生礼仪	197
第三节 民间传承文化	199
一、文学艺术	199
二、音乐舞蹈	202
三、美术	205
四、体育游戏	207

第四节 科技、工艺文化	210
一、花毡	210
二、刺绣	212
三、其他工艺	215
第五节 信仰崇尚文化	216
一、伊斯兰教	216
二、原始宗教信仰	219
第六节 节日文化	219
一、伊斯兰教节日	219
二、传统岁时节庆：纳吾孜节（春分日）	221
结语	224
一、木垒乌孜别克族游牧社会文化变迁的特点	224
二、当代木垒乌孜别克族社会游牧文化的特点	230
三、乌孜别克族游牧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232
参考文献	239
后记	247

绪 论

一、流动的田野：游牧社区的调查

本书基于笔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大南沟乌孜别克民族乡（以下简称“大南沟乌孜别克民族乡”或“乌孜别克民族乡”）从事田野研究所收集到的调查材料和相关的一些研究文献写成。笔者于2003年9月从东部地区进入新疆师范大学攻读民族学硕士学位，经过三年的学习和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对中国大西北的新疆社会文化从陌生到有所了解，最后形成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对少数民族群的研究是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特点之一，基于此，在新疆学习期间我努力拓展个人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知识。通过不断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笔者真切感受到新疆丰富多彩、绚丽多姿、别具风情的少数民族文化。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之后，政府不断加强对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的扶持工作，新疆乌孜别克族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对象之一，但是学术界对乌孜别克族的关注远远不够，这无疑不利于乌孜别克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基于个人的学习经历和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到新疆不久笔者便对乌孜别克族这样人口较少的民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曾经先后两次前往乌孜别克族聚居区大南沟乌孜别克民族乡进行实地田野调查，这为确立本书的研究对象和选择田野点埋下了伏笔。

2006年9月，笔者进入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民族学博士学位，师从祁庆富先生，由此便开始涉足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民族学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注重应用性，因此，在日常学习中，笔者开始广泛关注国家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确定文化特性、激发创造力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文化相互宽容、协调中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为了保护传统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一系列的文件，并决定建立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许多国家和地区积极展开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申报工作。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申报有三个基本条件：艺术价值、濒危的状况和完整的保护计划。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两年才审批一次，每次一国只允许申报一个。从2001年开始，该评选已进行了两次，共批准了47项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包括中国的昆曲和古琴。

中国国内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到目前为止，国务院已经公布了两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国家级名录。在笔者开始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国家级名录尚未公布，当时，笔者发现，乌孜别克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代表作申报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现实问题：每个民族都有其独到的文化传统，因而几乎每个民族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榜上有名。乌孜别克族作为中国人口数量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但是，有关乌孜别克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十分稀少，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申报几近空白。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乌孜别克族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榜上无名的少数民族之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公布的自治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08项，在这10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上，乌孜别克族也榜上无名。

笔者认为以上事实不仅充分反映了乌孜别克族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尴尬地位，更说明了乌孜别克族传统文化没有得到学术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和政治生活领域的广泛关注，因此研究乌孜别克族，对于促进和完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保护文化多样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笔者个人的知识基础和生活经历、导师祁庆富先生的启发与指导使我选择乌孜别克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学科特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它研究的对象是文化，也就是某一特定群体的社会生活；二是他研究的方法是田野工作；三是它研究的成果形式是民族志。上述三个特点在民族学研究中是三位一体的，三者相互紧密地结合在研究中，共同稳稳地支撑起民族学这一学科体系。而三